



狂暴

(日) 大藪春彦 著

狂 暴

〔日〕大藪春彦 著

登记证号:(京)191号

书名	狂 暴
作者	大藪春彦(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版次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册
书号	ISBN7 - 5057 - 0380 - 3/J - 9
定价	4.68

内 容 简 介

在一艘现代化豪华游船上，奇男、娇娃一见如故，双双坠入爱河，谁知竟是一桩巨大阴谋的序幕……

“春宫”酒吧色欲横流，忽然间，祸从天降，拳脚腾挪，格斗决战枪声大作，柔情蜜意顿作血雨倾盆……

深夜，一位身披睡袍的年轻女人敲开了陌生男人的房间，是春心萌发？偷情幽会？还是投下一注赌博的新筹码……

“亚马逊地狱”，黑社会老巢，正蕴酿着一场血雨腥风的狂飙，群魔乱舞，毒品烟雾，人兽同乐；既有男女不堪入目的丑态表演，也有饿狼吃人时传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顷刻间，乐宫之中，血迹斑斑，尸骨横陈……

目 录

- 游船迷夜 (1)
- 色情诱饵..... (24)
- 硝烟迷漫..... (70)
- 地下魔宫 (118)
- 惨无人道 (157)
- 深入虎穴 (203)
- 鸳梦重温 (237)

游船迷夜

秋天的横滨港，暮色沉沉。白天看上去污浊不堪的海面，现在倒映着无数灯光，使柔和的波浪看上去像宝石一般在熠熠发光。

山下码头，停靠着日本汽车轮渡公司的“木槿”号。船上的汽车甲板舱的后舱门敞开着。

这艘汽车轮渡的排水量近万吨，可以同时容纳大型卡车60台、小型客车百台左右，定期来往于横滨市与九州宫崎市之间。

不过，今天晚上，汽车甲板舱起码空着一半以上的舱位。这也难怪，这艘定期渡轮航海一次需要26个小时，因此不像近距离的内海渡轮那样总是满载。

离开航时间七点钟还有五、六分钟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发着尖啸的排气音开到了码头上。这是辆柯尔特佳蓝GTO-MR型跑车，车身颜色是绿的，当跑车开到轮渡前时，轮渡公司的职员上前将它拦住。

车内，一个男子手握着方向盘。他头戴软礼帽，帽沿压得很低，脸色严峻，嘴上叼着一支雪茄。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使人觉得他有点像暴力团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仿麂皮西服，里面穿着银色的花衬衣，系着一条银色的领带。

这人姓西城名叫秀夫。他打开车窗，向职员出示了预订卡。

运送佳蓝这种车身全长在四至五米之间的车型的费用为：包括一个司机在内的单程是一万八千日元。不过，这种时候，司机就得住在普通旅客舱里。西式房间每间住四人，日本式房间每间住六人。如果想住上等房间的话，就必须另外支付差额。

西城在特等舱预订了两个铺位。因为即使是特等舱，西式房间的定员也是两人，如果只订一个铺位的话，就得和别人同睡一个房间，当然啦，如果对方是个美貌女子，那还没有什么，但如果是个混小子的话，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职员看见预订卡后，马上变得殷勤起来。

他鞠了一躬说：“马上就要开航了，请上船吧，请多加小心……”

“谢谢！”

西城嘴上叼着雪茄，用心怀不满的声音说道，然后挂档起步，将车开进了船肚子里的汽车甲板。

西城在船上职员的引导下将车停放好后，左手提着旅行皮箱，右臂上搭着一件风衣下了车。他看了看车轮，甲板上安有防滑装置，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往车轮下垫防滑木块了。

西城赤到楼梯旁时，一个上身穿着船员制服，头戴制帽，下身穿着超短裙的女服务员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西城上了楼梯，通过普通舱的C层舱，来到B层舱内。这一层有个像宾馆一样的大厅。

西城走到总服务台前，递上预订卡，在乘船登记簿上填写完毕后，接过了房间钥匙。大厅四周是餐厅、酒吧兼休息室。里面有许多新婚夫妇模样的人。

西城的房间在最上层的A层舱十二号。他进房间后，看

了看窗外，窗外无高大遮挡物，视野很开阔，看完后他将窗帘拉上。

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床与床之间摆着一套沙发和茶几。房里还有电视机，以及和陆地上通话的电话，另带一间浴室。

西城给服务员小费将他打发走了，然后，从旅行皮箱的底部取出一支带套的手枪。这是支美州虎牌的贝莱塔自动装填式手枪；枪套上还带着个小包，里面插着消音器。

西城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带有十种特殊工具的开关刀，拿起其中的一把改刀将电视机连同底下的大型立体声收音机从窗户旁挪开，然后用改刀将收音机的后盖卸了下来。

西城将带套的手枪和装有预备弹仓的弹药包塞进机壳，关闭后盖，然后将收音机搬回原处。

西城在热水池用热水洗了脸和手后，离开了房间。这时，开航的广播响起，渡轮缓缓地启航了。

西城走下楼梯，来到B层舱的休息室，在酒吧柜台的角落里找了一张高脚圆凳坐了下来，出示了房间的钥匙，要了一杯杜松子鸡尾酒。

从船窗向外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港口的夜景。渡轮缓缓地向港外驶去，从一些笨重但马力大的拖船、轻巧灵活的汽艇以及下着锚的外国货轮之间穿过，然后加快了速度。

西城吩咐调酒师再调制一杯杜松子鸡尾酒，然后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心里很不平静。一想到在九州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极其危险的任务时，便感到胃部一阵难受，快被刚才喝下去的酒精缓解的胃部的硬块又紧紧地缩成了一团。休息室里，那些成双成对的年轻恋人，新婚夫妇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看到这些，西城除了感到有点嫉妒外，更多的是憎恨，他那高级流氓气十足的脸显得更加阴沉起来。

九州煤矿很多，从来就是暴力团活动猖獗的地方。他们通过从事煤矿劳工纠纷的斡旋和劳务管理来榨取油水。有的甚至在一手掌握了煤炭运输业之后，连煤矿也攫为己有。

当中东的廉价石油大量涌进日本后，煤炭业便萧条起来。九州的各个暴力团见煤矿没有油水可榨取了，便把黑手伸向以博多为首的城市和以别府为首的温泉区，为争夺地盘和利益而自相残杀。

昭和三十九年，在警察厅首次对暴力团进行打击之前，九州的暴力团有七百多个组织，成员近二万名，处在鼎盛时期。

这些组织中有：以神户为根据地企图称霸全国的巨人暴力组织山野组及其下级组织石田组；还有以企图遏制山野组扩张势力的乌合之众，即以大山组为首的地方暴力团联军。

昭和四十年起，警察对暴力团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大部分的暴力团似乎被打垮了。除了山野组以外，几乎所有的暴力团都发表了解散声明。

然而，自从1970年日美安全条约修改后，暴力组织便完全重新恢复了活动。

当初警方在劝暴力团的头目和干部们进监狱时说：“请你们忍耐到70年安全条约续签，革命运动高涨时便马上释放你们，让你们组成一道反共的防坡堤……”果然，这些人在1970年以后全被释放出狱，他们重振旗鼓，在榨取当地居民油水的同时为争夺地盘进行着血腥的械斗。

九州也不例外，复活了的各暴力团除了从事以往的赌博、卖淫、恐怖、毒品贩卖、运输搬运、风化营业及商人的保镖

费的催收，支票的抵押及担保、债权催收、土建承包等外，他们又开辟了一些新的生财之道，诸如同大企业紧密勾结，为其提供劳动力，从劳务费中提成，或受大企业重金委托专破坏当地居民的反对公害运动等等。

开航了一个多小时后，广播响了。播音员报告说：“渡轮航速为二十节，已经驶出了浦贺航道。”航线指示图上的指示灯亮了，指出了现在的所在位置。

岸边城岛上奔驰的车辆看上去宛如萤火虫一般，灯塔在眨着眼睛。

西城触景生情，想起了一些往事。他是个航海爱好者，经常出海航行，当年为避风暴时常在深更半夜途经这一海域的回油壶港。这一海域是美国第七舰队进出横须贺港的咽喉要道，自己就曾多次遇上在灯火管制下开向港口的美国灰色战舰和核动力航空母舰，差点被撞翻。想起自己用手电筒照着帆拼命逃窜的情景，西城不由得苦笑了。

西城喝干第三杯酒，将空玻璃杯放在柜台上，在帐单上签了字。这时，他觉察到在柜台另一头的角落里，有个年轻女郎在看着自己。

那女郎看上去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容貌娇美，但那双饱含秋水的眸子却显得有点忧郁。一件藤色的连衣裙束裹着她丰腴的肉体，胸围、臀围同腰围相比，对照鲜明，头发又浓又密，染成了栗色，成波浪状地披撒在肩头。

当她的视线与西城的视线相遇时，脸上露出了期待的微笑，但马上便转过头去。她身边似乎没有伴侣。

西城立刻向她走去。

“对不起，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同您共进晚餐……独

自一人吃饭太没意思了。”西城面带野性的微笑说。

“很乐意，我也是一个人。”那女郎望着西城的眼睛说。

于是，西城殷勤的挽着那女郎的手臂向餐厅走去。在餐厅的角落里找了个座，以免干扰太多。二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西城先向侍者要了香槟酒，然后说出了执行这次任务使用的化名：“我叫田代……田代建二。”

接着他又煞有其事地介绍起自己的职业来：“我在伊豆和箱根经营着旅馆，这次打算在九州也开一家，所以想先去考察一番，顺便也观观光。”

“您的身份真令人羡慕啊。我嘛，叫清冈晶子，在长崎开着一家时装店。”那女郎说道。她的口音的确带着点长崎腔。

“到了宫崎您自己开车吗？您丈夫呢？”

“我是个没有人要的剩余物资啊。”晶子说着，轻轻地发出了银玲般的笑声。

二人吃着鲍鱼、龙虾、还有牛排，喝着香槟、葡萄酒，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共进晚餐。不知不觉，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晶子说喝酒喝得浑身发热，想上甲板吹吹风，于是，二人便登上A层舱顶上的甲板。

渡轮平稳地航行着，几乎感觉不到船体在摇晃。二人凭倚着右舷的栏杆，向远处眺望着。远方，可以看到富士山白雪皑皑的山顶。

晶子的长发被风吹拂着，带着迷人的芳香，不时地在西城的脸上扫过，西城禁不住心动神摇，一声不吭的伸出左手轻轻将晶子的长发收拢，右手顺势将晶子的腰部搂住。

晶子吃惊地抬头望着西城，娇艳红润的嘴唇微微张着，露

出珍珠般的牙齿。西城毫不犹豫地将其嘴唇吻住，右手更紧地搂住了她的细腰。

晶子呻吟着，将双手搂住西城的脖子。二人热烈地接起吻来。

过了一会儿，晶子挣脱开来，气喘吁吁地说：“去房间……”

西城轻轻地将晶子抱起，一边吻着晶子的嘴唇，一边向楼梯走去。晶子则双目紧闭，眼睑在微微地颤动着。

走进 A 层舱时，一个中年的男服务员挡住了去路。

“您……”他瞪着西城。

“我老婆喝醉了，请你帮忙开开门。”西城抬起头来苦笑说着。

服务员打开门后，西城抱着晶子进了自己的房间，将晶子轻轻放在一张床上，然后拉上床前的帘子。

“辛苦了。你也不是小孩了吧？”西城往服务员手里塞进一张五千元钞票。

“您如果来个电话，早饭我给您送到房间里来。”服务员说完便识相地走了。

西城三下五除二地将身上衣服脱光，拉开床前的帘子一看，晶子正双手蒙着绯红的脸庞。

……

第二天晚上九点左右，渡轮抵达了宫崎市的日向港。在此之前，晶子和西城一直难舍难分地泡在房间里。

“若是有缘，我们还会再见的吧。”西城同晶子告别。

送走晶子后，他回到房间，从立体声收音机的机壳内取出手枪和弹药包。枪套穿在裤子皮带上系在后腰，弹药包则

绑在左腿上。

去总服务台结完帐，西城便到停车的甲板舱。这时，大部分汽车已经由前侧的门上岸了。西城的佳蓝 GTO 型跑车是最后上船的，离船时也是最后一个。

西城将车开上了岸，停靠在温暖的岩壁旁。他记得晶子说过她的车是辆小太阳牌轿车，可找了一阵也没找着，看样子她已经走了。

西城驱车上了十号国道，向别府驶去。他感到有点疲倦。十号国道很窄，同九州的大部分国家公路一样，上下行车道线只各有一条。

正因为如此，才很适合西城的佳蓝 GTO 型跑车。这种车体积小，超车的加速度优良，全速时离合器的操作也很轻巧。

车驶过郊外的一条弯道，进入了一条更宽的公路。公路右边看得见日向滩。西城挂一五档，将车速保持在平均 120 公里的时速。车内收音机的广播说，今天仅北九州一地就发生 12 起凶杀案。真是一个野蛮的地方。

操近路穿过工业城市延冈，进入了山区。西城将平均车速降至 80 公里，驾驶着车在弯曲曲的山区公路上行驶。

每拐过一个急弯，轮抬便冒出蓝烟并发出尖利的声音，油温表的指针指着超出了一百度的地方。

穿过大分市后，公路的右侧是别府湾。从渡轮下来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霓虹灯泛滥的别府市内。西城在市政府附近将车停下。

他决定今晚只逛逛大街，于是他顺着流川大道朝连结站前大道和市府前大道的银座街走去。路两边，酒吧、夜总会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顾客盈门，势闹非凡。成群结队的游客

在街上走着，想寻找消魂之处以度良宵，皮条客则紧跟在他们身后招揽生意。

在银座后街至银座的巷子里，有三个流氓正靠着墙在聊天，看见西城走过来，他们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三人挡住了西城的去路。在他们的衣领上，镍制徽章在闪着光。

“喂，老史，你在这儿看什么？再这样像警察似地探头探脑，当主挨揍！”中间的流氓说道。

他脸上留着许多粉刺的痕迹，坑坑洼洼的，宛如月球的表面。

“到底谁挨揍？”

西城伸出左臂抓住那人的领口，将他提了起来。警视厅刑事局负责摧毁暴力团的这位秘密搜查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单臂将两个这样的家伙水平举起。

被西城抓住衣领口吊起来的这个古田组流氓的麻脸很快便胀得发紫。他用手指甲抓着西城的左手，并用膝头踢西城的腿裆来解脱痛苦。

西城身体一偏躲过那人的膝头，空着的右手猛然劈了两次，将那流氓的左右手腕的骨头击碎。

那流氓左右两边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了一会儿，才突然醒悟过来。他们慌慌张张脱下衣领上别着徽章的西服，扔在地上。他们腰间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宽腰带，腰带里插着把白鞘的匕首。他们想拔出匕首。

西城嘴角上挂着讥讽的微笑，将手上吊着的流氓像水车似地使劲一抡，那两个刚拔出刀子便被扫倒在地，匕着也从手里飞落。二人在地上翻滚着。

西城丢开手里的流氓，在倒地的二人头上各踢了一脚，将他们踢昏。

被丢下的流氓谷面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弄得喉咙直响，伸出的舌头也肿胀成了紫色。

这时，有个行人刚想走进巷子，见此情景马上便装着若无其事地掉头走了，大概是怕惹麻烦吧。

西城从地上拾起一把匕首。匕首磨得很锋利，散发着丁香油的气味。

西城把匕首按在正喘着气的流亡脖子上，嘲笑说：“果然挨揍的还是你们吧？”

“你敢眼山野组底下的石田组作对，就别想活着离开别府开！”流亡虽然哆嗦着，但嘴上还是很硬。

“我是独狼一匹。石田组是不是山野野的敢死队我不知道，不过，我根本就不害怕。”西城说。“你……你小子是哪个组雇来抢地盘的？是大山组吗？”

“闭嘴！”西城将流氓喉咙的皮肤轻轻地割开了一个口子。

流氓翻着白眼昏了过去。西城搜了他的衣袋，摸出了驾驶执照，知道他叫清水四郎。

西城用脚将匕首踩断，随手扔掉后，穿过小巷到了銀座街。街上酒吧、夜总会、舞厅鳞次栉比。有好几个妓女在拉客，周围到处有流氓在监视。

别府市人口仅有 15 万，但每年却要接待 1000 万游客。仅去年，警察便逮捕了五百个同卖淫有关的人和 200 个制作销售淫秽录像、裸体照片的人。然而，这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西城慢慢地走着，几个拉皮条的，兜售黄色照片的人上

来搭讪，都叫西城给打发走了。

“回头我感兴趣了会来找你的”西城对那些人说完，便向站前在道走去。

站前大道的情况也差不多。西城朝车站方向走了一段，向左拐进银天街时，看见一伙胸前别着石田组徽章的流氓正杀气腾腾地奔跑着，其中有些人风衣底下揣着短刀。

准是为刚才石田组三个流氓挨揍的事，整个石田组都动员起来了。西城低着头赶紧钻进一家打着“春宫”招牌的酒吧。

店内光线昏暗，但相当宽敞。为了便于情人幽会，沙发的靠背都很高，坐着露不出头部，也看不见别的座位里的情形。

男招待将西城引导到一个空座上。这时，有两个身穿透明短衫和超级超短裙的“性感女郎”走来，一左一右在西城身旁坐下。她们戴着足有两公分长的假睫毛。

“请我们喝杯鸡尾酒吧。”女郎娇滴滴地央求说。

“好啊，两杯鸡尾酒，我嘛，来一杯啤酒吧。”西城笑嘻嘻地对拿手巾的男招待说。

男招待走了之后，两位女招待自报了姓名。左边的头发染成金色的咪咪，右侧的是爱玛，两人超短裙下什么也没穿。

“这个店太叫人满意了。”西城搂着二人说道。

这时，男招待送来了饮料。大块头的咪咪解开衣扣，露出了胸脯，然后抱住西城的头往自己的胸脯的上按。

“哎，给点零花钱嘛。”咪咪娇声说道。

“我也要。”爱玛甜甜地说道。

“知道，我知道。”西城放开二人，用手巾擦了擦手，然

后从厚厚的钱包里拿出三粒药片放进嘴里，用啤酒送进胃里。

接着，给了每人一张 5000 日元的钞票。女郎们忙喊男招待换手巾，然后，爱玛坐在西城的腿上，咪咪则吻起西城的脖子来。

西城此时根本无心同这两个女招待鬼混，他想起了石田组的事。

原先统治着别府夜生活的是当地控制着市议会的井口组。但是，在别府航线上随意来往的神神地区的流氓们很不甘心让井口组独吞油水。

战后，在黑社会弱肉强食倾向日益明显时，神户的小林组率先打进了别府。

井口组拼死抵抗，其结果是小林组将井口组头子打成重伤，而小林也因此受到警方的追究，不得不撤回神户。

昭和 30 年，因打伤井口组头子而进监狱的前小林组敢死队长石田出了监狱，再次向井口组发起了挑战。

石田在别府建立石田组，将井口组的地盘一块一块地夺走，井口组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开枪打了石田。

石田身中两枪，侥幸没死，气得他命令手下要将井口组斩尽杀绝。

井口组的主要头目终于被石田组干掉，从而被其彻底打垮。随后石田组又毫不留情的歼灭了以大分市为据点的小张组。

昭和 33 年，石田组夺取大分市后，拜在全国最有势力的山野组第三代头目门下，成为该组的直属成员。

石田组及其后台山野组在征服了东九州和南九州之后，下一步进攻的目标，理所当然的是九州的最大消费城市博多。